

朱清时和他苦心经营的南方科技大学集体失声于6月的高考洪流。即便他们选择沉默,选择无言的弃考,却仍然被裹挟在吵得沸沸扬扬的高考语境中。带领45名学生,扛着“去行政化”、“教授治校”的大旗已经走过9个星期的南科大,再次面临着与体制的磕碰。

高考首日,设在南科大校内的考场终因无人赴考而撤销,有专家认为,迈过了这道坎,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就还有希望。不过,终日徘徊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,南科大的前途依然很不明朗。

南“科”一梦何时成真

空荡荡的考场

“南方科大官方微博”的更新止于6月5日。之后,即使堵在南科大门口,也很难再从这里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。校长出走,学生默不做声,但这一切都难以掩藏背后的复杂博弈。

万春旭的手机快被打爆了,但他拒绝见任何陌生人。“这是非常时期,等过完这段时间再说吧。”这位来自山东泰安的南科大大学生婉拒的方式与朱清时如出一辙。

6月7日,万春旭在深圳市区呆了一天,8日才在学校里安心上课。“没有人去参加高考。”7日中午,他肯定地说,同学们绝对不会去参加高考。

不过南科大的老师们却谨慎地做到有备无患。6月2日,南科大就辟出了教学楼的304、305教室作为考场,在每张桌子上都贴好了学生的名字。在大学里举行高考,这听起来有些荒诞,有学生当晚就去拍下空荡荡的考场留作纪念。

高考只是走过场?

万春旭说,5月底,深圳市教育局一名官员来到学校,为同学们宣讲政策,开动员会,“他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各方面的利弊,说我们要是毕业能拿到教育部承认的文凭,又有南科大的文凭,今后不管是出国深造还是工作,都相当于上了‘双保险’。而且不用回原籍,就在校里考,考多少分都算数,不会影响在南科大的学习。”

听完,同学们顿觉有些发蒙,“大学都上这么久了,还要参加高考,考多少分还是在南科大,这有什么意义呢?”万春旭说。

连校长朱清时自己也始料不及:“这45个非常优秀的热血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,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高考,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,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都回到体制内。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?”

5月30日,有南科大大学生在网上发表公开信表露心迹,称大家对教育部要求参加高考虽然理解,但难以接受。

“高考完全是个过场。”万春旭说,“我们为中国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大牺牲,放弃了一切,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,而高考是要我们回到体制内去。”



高考日南科大考场空无一人,校长朱清时呼吁允许“百花齐放”。

失声的朱清时

6月8日下午,万春旭接到了老师通知,说朱清时将带着一些人去学生们学习的书院,他估计校长该对学生们讲些什么了。不过这天下午,他们并没有见到朱清时露面。

5月27日,朱清时就已赶赴合肥参加第十一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。恰恰在这一天,在问及南科大大学生是否要参加高考时,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,教育改革需在法律规定之内进行,这暗示了南科大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45名学生必须参加高考。

此后,朱清时不再向外界过多表态,称目前处在矛盾比较集中的时候,不方便接受媒体的采访。

“我们不想在高考这件事上过多地去炒作。”南科大一位工作人员也说,并以不清楚情况甚至不接电话或关机来拒绝各路记者的追问。

而从2009年9月就任南科大校长时起,开放的朱清时就一直坦然地面对公众和媒体。

“南科大需要学生们支持”

2010年7月初,离开学只剩下两个月,南科大依然没有拿到教育部的批文,朱清时却信心满满地说:“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今年要招生。”2011年3月,一再拖延后,南科大终于开学,学校的“筹”字也被拿掉。开学典礼上,朱清时激情演讲,说在南科大校园里,谁掌握真理就听谁的,没人是靠权力和级别来赢得尊重,其高调姿态振奋人心。之后,他又邀请媒体进入学校参观,并可在校园内随意拍摄。

“我理解朱校长,可能确实有他自己的难处。”长期关注南科大改革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,“夹在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之间,各种关系很难处理,如果一旦改革失败,相互间可能都会推脱责任。”

“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沉默,但权利是自己争取的,就像学生们拒绝参加高考,我不觉得这个行为本身有多么激烈,也不认为它会引来有关方面的激烈反应。”熊丙奇认为,南科大要从学生们的行动中得到鼓舞。

■据齐鲁晚报

媒体围观

●我国高等教育确实需要大胆改革,而南方科技大学就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旅途上的“破冰”之舰,它需要教育部顺应改革需求,破除一切可破之“冰”即陈规的束缚,为高校改革保驾护航,而不要抱住“任何学校改革都须依法办学”不放手。 ■光明观察

●南科大45名学生的拒考算得上是对高考制度的直接否定,但这样的行为显然在现行的制度中充当炮灰的可能性更大。与其说是走出体制的开拓者,不如说是寻求更加合理的教育制度的过程中的牺牲者。 ■荆楚网

●无论是主导改革的朱清时校长也好,拒绝高考的45学子也罢,他们应该成为这场教改的志士,而不是被演绎成献祭悲情的烈士。南科大45学子此举并非向高考体制宣战,不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,而是表达对这场教改的信心和决心。 ■扬子晚报

●南科大的改革正逐步煮成“夹生饭”,虽然也能将就着“吃”,但毕竟不是原来想要的味道。要把这锅“夹生饭”做成好吃的饭,还需要南科大同仁们付出更多的努力。 ■东方评论



夹在教育部与深圳市政府之间,朱清时对各种关系的处理恐怕有些为难。

南科大改革前程未卜

等到7月1日,《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》就要施行了,朱清时认为这是南方科技大学章程的过渡,它会改革“有法可依”。

但看到这个暂行办法的文本后,熊丙奇却觉得大失所望:“里面很多东西规定得不够明确,许多东西也都很难执行。”他对南方科技大学的未来很不乐观。

此前曾说出“改革不能只等着批复”的朱清时后来也感叹,不管是否能把南科大建成原来设想的一流研究型大学,“我们付出的劳动,我们的努力,包括这些孩子们的参与,都非常有价值,这是通过实验来回答钱学森之问。没有失败者——南科大这个理念是成功的。”

“现在当务之急,就是赶紧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。”熊丙奇认为这还是需要行政部门的放权,尤其是深圳市政府不能

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南科大,而在现行的权力框架内,他觉得要解决好南科大财权和人事权是完全可行的。

然而不管是深圳市教育局还是深圳市法制办,如今对南科大均不愿置评。对于南科大大学生弃考,深圳市教育局高教处称不了解情况,招生办以太忙为由推脱采访,政策法规处说无权评论南科大发展;对上月底审议通过的暂行办法,深圳市法制办秘书处则直接说不清楚。

“朱校长现在或许是时候趁机梳理一下了,比如内部建设上,轻重缓急要分清,我一直觉得南科大有些太急了,它首先要做的是先建立规章制度,而不是招生。”熊丙奇觉得南科大的改革路径一直都很不清晰,同时还遭遇着被打回体制内的危险。

无独有偶,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

家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,是照香港科大的模式办的。但我需要澄清的是,其实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。南方科大可能参考了香港科大模式,但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模式,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。”他觉得南科大的改革还有很多不足。

而在5月6日出版的《科学》杂志上,耶鲁大学副教授钟伟民在来信中评价南方科技大学时,认为朱清时的一些做法“违背常识”。他说成功的大学教育有着两项准则:一是其教学大纲包含着教学人员的集体智慧,二是课程选择能反映出单个教学人员的学识和风格,而目前的南科大不具备这两点。

南“科”一梦到底何时成真?熊丙奇说:“现在的形势实在很不明朗。”

■龚海